

中外名人傳

(四十八)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二頁)

吳健雄 (一九一二—一九九七)

實驗核子物理學家

中國物理「女王」

「美國物理學會」首任女會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吳健雄，小名薇薇，薇侖，英文名

Chien-Shung Wu，或作 C. S. Wu，江蘇太

倉人，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五月三十一

日生於太倉縣瀏河鎮，祖父吳挹峰，太倉

州學副貢；父親吳仲裔，清末肄業於上海

南洋公學，母親樊復華，健雄行二，兄健

英，弟健豪。民國二年，父親在鎮上創辦

小學——明德學校，任校長，母親任教員。

七歲，入讀明德學校。民國十年，初小畢

業。民國十一年，以第九名考入蘇州江蘇

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在學期間，曾參

加學生運動。民國十八年夏，以第一名畢

業；秋，不放棄升學機會，抱「科學救國

」之志，入上海中國公學數學系，她表示

「如果沒有父親的鼓勵，很可能在中國某

地的小學教書！父親教我做人要為『大我

』，而非『小我』。」曾修讀胡適教授的

文科課程，胡適對吳健雄出色的表現印象

十分深刻。民國十九年秋，改入南京中央

大學（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易名

為南京大學，民國五十一年、五十六年先

後在臺灣苗栗、中壢恢復中央大學）數學

系。與自大陸來台之郭驥、薛人仰、田蘊

蘭，同年畢業同學，但不同系。

民國二十年夏，自數學系轉讀物理系

。九月，瀋陽「九一八事變」起，與由上

海晉京之學生數千人，手搖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對日宣戰。

民國二十三年夏，以第一名畢業，獲理學

士學位；秋，任浙江大學物理系助教一年

。民國二十四年秋，離杭州至上海，任職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光學組，在光譜實

驗室從事X射線結晶學研究。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獲叔父資助旅費

，由上海乘郵輪經日本前往美國，擬入密

芝根大學深造，當船抵舊金山後，順道至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參觀，中國同學會派

專攻物理之袁家驊作導遊，由袁家驊口中

得知著名物理學家勞倫斯（Ernest Law-

rence）在校內利用粒子迴旋加速器進行原

子擊破研究後，極感興趣，決定改變計畫

，獲勞倫斯教授批准為研究生，隨勞倫斯

在其主持之輻射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

八月，上海「八一三事變」起；十月，日機空襲太倉，吳健雄對家人之安危，憂心忡忡；十一月，上海棄守，距離上海五十里之太倉瀏河鎮亦告淪陷；秋，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獎學金，袁家驩獲洛杉磯加州理工學院一九二三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密立根予以獎學金，即轉至南加州就讀，兩人相隔兩地。民國二十九年，在勞倫斯教授指導之下，撰寫博士論文，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袁家驩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留校任研究助理兩年，漸成爲核子分裂專家，與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以「權威」稱之。

民國三十年，在美國巡迴講學。次年五月三十日，與相識六年之袁家驩在洛杉磯市郊之帕薩迪那結婚，由密立根教授夫婦主婚；同年任麻州諾桑普頓之史密斯學院助理教授，袁家驩在普林斯頓大學RCA研究所從事雷達設計工作。民國三十二年，任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她任職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部，參加由「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主持製造原子彈「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參與伽瑪射線偵測器之研製工作，負責檢測核爆時之輻射劑量。

；同年獨子緯承出生。

民國四十一年，吳健雄任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職副教授，正式授課。民國四十三年，與袁家驩成爲美國公民。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晚，與袁家驩出席中央研究院在美國舉行之餐會。民國四十五年夏，李政道、楊振寧提出革命性之「假設」：

「在弱相互作用（weak interaction）中，宇稱（parity）並不守恆。」素有「中國物理女王」之譽之吳健雄應李、楊之請，放棄與家人赴歐度假機會，率先領導一小組至華府國家標準局，在極低溫下用強磁場將鈷 60 原子核自旋方向極化（即使自轉幾乎都在同一方向），觀察鈷 60 原子核 β 衰變放出之電子之出射方向，經過現代物理學最複雜之實驗，發現絕大部分電子之出射方向都和鈷 60 原子核之自旋方向相反，即鈷 60 原子核之自旋方向和其 β 衰變之電子出射方向形成左手螺旋而不形成右手螺旋，但如果宇稱守恆，則必須左右對稱，左右手螺旋兩種情況機會相等。民國四十六年一月九日，實驗結果，證實李、楊之「假設」無誤，即弱相互作用中之宇稱不守恆，立即與高級助手恩勃萊、海瓦特、胡柏施、赫德遜聯合發

職研究員，從事放射性研究，特別是對放射性元素 β 衰變進行深入、系統之精密實驗。袁家驩先入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宇宙線研究，後長期在美國布魯克文試驗室工作（退休後應聘爲顧問）。民國三十六年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致函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建議在北大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之第一流物理學者，專心研究最新之物理學理論與實驗，並培訓青年學者，以爲將來國防工業之用，並云如錢三強（秉穹）、何澤慧夫婦，袁家驩、吳健雄夫婦，胡寧，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九人，可謂全國之選，皆已允來北大，此項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設備費，請於國防科學研究經費項下指撥五十萬美元，分兩年支付，甚盼兩將軍於便中報告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介石），請其指示裁奪

表「在 β 衰變中宇稱性守恆的實驗檢定」一文，震驚科學界，宣布：「宇稱守恆只是部分的物理現象，在更多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稱是不守恆的。」被視為物理科學之「對稱性革命」，「解決了原子和核物理等的第一號謎」，十六日，哥倫比亞大學正式宣布：中國留美的兩位科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楊振寧教授，發現了物理學上的一個新原理，它將推翻過去三十年在所有物理學理論上建立起來的基本定律。這一新原理，已由另一位中國留美科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吳健雄教授的實驗證明。十月三十一日，楊振寧、李政道合作研究推翻「宇稱守恆定律」，共同獲得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物理獎，是時國內許多人，爲了吳健雄博士在這份最高的榮譽中沒有份，而感覺十分不公平。這種感覺，在美國科學界人士中，也是一樣的。因爲李、楊兩人都是研究理論物理的，他們以一枝粉筆、一塊黑板，構想、推理出了震驚世界的學說，推翻了物理學上基本的對等定律。但是如果沒有吳健雄博士利用美國國家標準局的設備，埋頭進行試驗，終獲證明的話，對今後科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李楊定律，將

仍舊只是一個推理。儘管諾貝爾獎辦法的規定自有其理由，可是亦有不少學界人士爲吳博士鳴不平。因此在諾貝爾獎得主公布之後，美國很多地位極重要的學會、團體，相繼頒贈榮譽獎章給她。民國四十七年並被選爲中央研究院第二屆院士。六月十七日，獲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名譽科學博士學位，頌詞稱之爲「享有被稱爲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實驗物理學家」；是年升爲教授，獲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科學博士學位（其後獲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南加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又獲「美國科學研究基金會」授予一九五八年美國最高榮譽科學獎「科學研究基金獎」。民國四十八年一月三日，父親吳仲裔病逝上海，年七十二歲；七月，袁家驊於中央研究院第四次院士會議膺選爲第三屆院士，隸數理組，一時「夫婦院士」，傳爲佳話。

民國五十年，年五十，與袁家驊合編「實驗物理學方法·原子核物理」一書。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回台灣，在台灣大學「化學館」以「對等律」爲題，作通俗演講，登台後首先「聲明出國已有二十五年，講的上海國語，怕大家聽不懂，有些地方

只好半中半西的來講。」她先從空間與時間講起，再談起左右的觀念在自然律中是不存在的。後來講到楊振寧、李政道兩人當時推翻了物理學上基本的「對等定律」的時候，好像在一座漆黑的大房子之中，只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出去，但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出去，於是她怎樣的把它實驗證明出來。她一邊講演，一邊用幻燈片來解釋。說她當時差不多有幾個星期睡不著，終於把它實驗出來。最後說：「科學不是靜的，是動的，而是永遠不停的在動的；要有勇氣去懷疑已成立的學說，進而去求證。」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復領導一小組，以精密之實驗證實一九五八年由美國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hilips Feynman）蓋爾曼（Murray Gell-Mann）所提在 β 衰變中之矢量流守恆定律正確無誤，是爲物理學史上第一次由實驗證實電磁相互作用與弱相互作用有密切關係，對後來電弱統一理論之提出起一重要作用，開啓日後二十年間物理科學界相關領域之研究，查在此之前數年，美國柏克利研究所、蘇聯杜布納研究院、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之專家先後試圖用實驗加以證實，但均告失敗，哥倫比亞大學富斯克教授

對吳健雄之測試，推崇備至，說：「這些極精確的試驗，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證明了核子物理學的一項極重要的新原理，這些試驗設計精密，進行得極好，並且產生出極有意義的發現。」民國五十四年與S·A·莫斯科夫斯基合寫「哀變」。

民國六十一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終身職全職教授、普賓講座教授。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於去國三十七年後，與夫婿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是時叔琢之、弟健豪已於「文革」中去世；十月十五日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翔宇）、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鼎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會見並宴請袁家驩、吳健雄夫婦，應邀作陪者有劉西堯、周培源、羅長青、武衡、王立芳、錢學森、吳有訓（正之）等人；同年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首任女會長，任美國科學院第七位女院士、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又為「英國皇家學會」名譽會員。民國六十三年，當選為「美國最優秀科學家」，為首位獲得此榮譽之女性科學家。民國六十四年，獲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R. Ford）授予全美最高科學榮譽之「國家科學勳章」。民國六十六年，第二次返回中國大陸。民國六十七年，為以

色列「沃爾夫基金會」沃爾夫獎（Wolf Prize）之第一位得主。民國六十九年，四月，為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退而不休，經常返校參與研究工作，及指導中國留美物理研究生。晚年患高血壓。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應邀至中國大陸講學，在東南大學、南京大學設專項獎學金，應聘為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名譽教授。民國七十二年，袁家驩任臺灣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董事會主席。民國七十三年九月，與袁家驩應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之邀訪問中國大陸，獲鄧小平（希賢）、趙紫陽等領導人接見，後應聘為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十月，在北京參加國慶三十五週年活動後，專程返回故鄉瀏河鎮，參加母校明德學校恢復校名暨「明德樓」落成典禮，為紀念先德，決定成立「吳仲裔獎學基金會」，以嘉惠後學及獎助教育團體，基金會分為國內、國外兩部分，以個人名義將全部退休金在國外成立「紐約吳仲裔獎學基金會」，將每年所得之利息用於教育方面，又獨自捐建明德學校「紫薇樓」；十一月，至安徽合肥參觀中國科技大學，與袁家驩為該校名譽教授；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與袁家驩獲鄧小平接見，十七日，與袁家驩獲母校南京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同年在中国大陸設立「吳健雄物理獎學金」，幫助赴美之中國青年物理學家深造。民國七十六年四月，舉行第一屆「吳健雄物理獎學金」頒獎大會；八月，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龐瑞珉「吳健雄」一書，由盧嘉錫題籤。民國七十七年，專程返回故鄉，參加紀念父親吳仲裔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親自向太倉縣五十九名優秀師生頒發首次「吳仲裔獎學金」。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北京成千上萬大學生、社會青年於胡耀邦死訊傳出後，連日自發性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以遊行、靜坐、請願形式「悼胡」，要求民主、嚴懲貪污、剷除特權，重估有關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並要求重新公正評價胡耀邦一生之功過，中國大陸不少城市亦出現大規模學生自發性「悼胡」活動；五月二十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調派解放軍入城維持秩序，鎮壓學生，二十一日，與美籍華裔學者李遠哲、陳省身、楊振寧、田長霖、袁家驩、任之恭

、吳仙標、吳家璋、孔憲鐸等二十五人聯名以急電代函件，致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會主席鄧小平，請其撤離軍隊，避免流血。六月四日，北京「屠城」事件起，震驚世界，同月飛赴臺灣，接受母校中央大學頒授之名譽博士學位；同年香港「德利達工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設立「吳健雄物理獎」，旨在表彰、獎勵中國三十五歲以下之青年物理學工作者之學術成就，以加速中國物理學之發展，每屆獎金總額港幣五萬元，第一屆得獎者二人。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國科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將近期發現編號第二七五二號小行星命名為「吳健雄星」，以表彰吳健雄在核物理試驗研究之突出貢獻。

民國八十年五月，與貝聿銘等在紐約發起組織「美國百人會」，旨在維護美籍華人權益；十二月十九日，獲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和應用科學院授予「蒲平紀念獎章」。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晚，與袁家驊出席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科學院」聯合舉辦之「中國當代物

理學家聯誼會」和三百多位與會者見面及合影留念。六月一日，至「中苑賓館」禮堂祝賀周培源九十壽辰，三日，在京頒發第三屆「吳健雄物理獎」與兩位得獎者，四日，至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報告，應祝賀趙忠堯九十壽誕，同月回鄉一行，嘗言：「由於文化的關係，總是忘不了故鄉和祖國！」七月五日，楊振寧、李政道等在中壢中央大學為她補祝八十壽辰，致謝詞時強調：「從事科學研究沒有捷徑，基本修養就是由興趣、觀察、實驗、毅力，辛辛做起。」十一日，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遠哲（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四位諾貝爾獎得主為她祝壽，並發起成立「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同年在南京東南大學建立「吳健雄實驗室」，出版「半世紀的科學生涯——吳健雄、袁家驊文集」。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八日，與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林家翹、陳省身、丘成桐、田長霖、李約瑟等十三人在中國科學院全體院士大會上當選為第一批外籍院士；同年「全美華人協會」為表揚袁家驊、吳健雄夫婦在科學上取得傑出成就和為華

人社會之進步與發展作出之重大貢獻，授予「全美華人傑出成就獎」，吳健雄一生發表科學論文百餘篇，獲富蘭克林研究所授予「韋瑟里爾獎章」、美國國家科學院授予「康斯托克獎」，又為「研究法人獎」之第一位女性得獎人。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值義大利著名物理學家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一五六四—一六四二）

四三三年誕辰）中午，在紐約因再度中風不治，年八十六歲，十七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發表「吳健雄院士仙逝的醒思」一文為悼，二十二日，親友假紐約「坎貝爾殯儀館」禮堂舉行追悼會，出席者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王長怡、吳子丹、蔣妙瑞、陳裕清等五百餘人，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科技參贊王曾榮在會中宣讀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致袁家驊之唁電，又宣讀因公留華府主持鄧小平悼念儀式未能趕來紐約參加追悼之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之唁電。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分別致悼詞，盛讚吳健雄是當代最偉大的女物理學家，「她的逝世是科學與教育界的重重大損失」，會後遺體火化，遵照遺願，稍後骨灰歸葬中國大陸故鄉江蘇太倉瀏河鎮。（戴田蘊蘭撰）

馬柯尼 (一八七四—一九三七)

義大利電機工程師

近代無線電報的發明人

利用電波試傳信息

馬柯尼 (Guglielmo Marconi)，義大利電機工程師，近代無線電報的發明人，對近代通訊有卓越的貢獻。

(八十四) 傳人名外中

馬柯尼於一八七四年四月廿五日生於義大利的潘洛尼 (Bologna)，青少年時期，隨義大利電機學者羅撒 (Rosa) 學習，後來進入潘洛尼大學，遇到利祁 (Righi) 教授，利祁是一位熱中於研究海耳次 (Hertz) 的學者，曾經發現電波。馬柯尼跟利祁學到電波的知識，遂有利用電波傳播信息的構想。曾研究改良屋乃新德 (Onesti) 與勃蘭力 (Branly) 合製的接收器 (Coherer)。一八九五年他到格列豐 (Griffone)，作無線電之實驗，成效甚佳。次年請求義大利政府資助未允，遂赴英國倫敦呈其計畫於英國郵政管理局，極受歡迎。於不那司 (Perarth) 與威新頓 (Wiston) 兩地之間試驗大獲成功。先是大英電報總工

程師柏利斯 (Sir William Preece) 於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四年亦曾作無線電試驗，這次再試驗馬柯尼的新法，對之十分稱許。不久而義大利海軍部也實驗馬柯尼的無線電了。到了一八九七年馬柯尼無線電有限公司成立。一八九九年英法得越英倫海峽而通信，馬柯尼的電報遂為英、義兩國海軍所採用。

試行製無線電通訊

二十世紀初，大西洋兩岸開始設置無線電，一九〇一年，馬柯尼自康沃爾海邊之波爾渡城 (Poldhu, Cornwall) 送信於北美紐芬蘭，一九〇二年冬天設立永久電站於新蘭格蘭之冰灣 (Glace Bay Nova Scotia)，波爾渡與冰灣遂成大西洋無線電互通音信的第一例。一九〇二年二月馬柯尼已能自波爾渡與「菲拉特爾費亞」船 (S.S. Philadelphia) 連續通音，傳達通信文字可達一五五英里，若用預約的試驗號碼，則遠至二〇九九英里尚可與海船通訊，此一實驗足以證明海船互通音信的可行性，亦表示當時無線電技術程度已很高明了。一九〇三年馬柯尼為倫敦太晤時報 (Times) 傳送美國新聞，同年「魯開尼亞」(S.

St. Lucia) 在大西洋中能時時獲知世界新聞，全程不斷。到一九〇四年，而古那特公司 (Cunard) 的船隻，在橫越大海時竟能每日發出歐美新聞日報了。至於商界的電訊應用，始於一九〇七年，由漸漸擴張而成。

完成長距離通訊站

馬柯尼的電報事業，營業日漸鼎盛，但他不僅僅營業賺錢而已，仍孜孜不倦的研究改進，精益求精，一九〇六年發明直接通信法 (Direct system)，又設置連波送訊新法 (Persistent wavesystem)，加速電訊送達。一九一〇年發明新式活塞接收器 (Valve receiver) 及電波探測器 (Electrolytic detector)。設法使收發兩機具以極大速度互作收發，其效果則是又收又發，因而可同時兩信來往。此與平常有線電多信法 (Multiplex system) 的道理相近。

由於不斷改進的結果，馬柯尼的電信無處不達，遠在阿根廷 (Argentina) 的接收站能接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信號，距離長達五六〇〇英里，再延至南美其他通訊站，更可遠達七〇〇〇英里之遙。第一次大戰期間，馬柯尼曾擔任義大利

利通訊部隊指揮官，親臨前線佈建通訊設備，大戰結束後退役。

義大利於一九一五年加入無線電爭奪戰，義國政府的無線電通訊業務，後來榮獲義大利“St. Maurice”與“St. Lazarus”義大利王的「大十字」(“Grand Cross of the Crown”)獎章及英、法等國的榮譽。一九〇四年得牛津(Oxford)與格拉斯哥(Glasgow)兩大學授予馬柯尼名譽學位。

一九〇九年與李勞思(F. Braun)分受諾貝爾(Nobel)的物理學大獎。馬柯尼的發明備受尊重，於此可見。

馬柯尼於一九三七年病逝羅馬，享年七十二歲(王澤遠撰)。

馬崇六(一九〇二—一九九八)

立法委員

交通部次長

馬崇六字晉三，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生於雲南省大理下關。系出名門；他的父親馬程遠為同盟會會員。雲南講武堂畢業，曾參加辛亥革命、護國、護法諸役。以軍功歷任靖國聯軍旅長、貴州畢節警備司令等職。他的伯父馬明遠亦為

同盟會員，曾奉國父孫中山命在滇西策動反清運動，事洩被捕入獄，當判刑處決時，滇中辛亥革命成功，乃得生還。後經滇都督派任知縣。

馬崇六雲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於民國九(一九二〇)年入講武堂第十五期。後又參加留日訓練班，由學生監督楊杰率領赴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工兵科深造。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畢業，以成績優良獲日天皇親授軍刀並贈銀杯獎品。

回國後逕赴廣州，初奉委為大本營參謀。在此期間，隨大本營總參議葉荃赴命瀋陽，與奉軍首領張作霖商直奉戰爭及國家統一問題。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北洋軍閥曹錕、吳佩孚助江蘇都督孫傳芳攻擊浙江都督盧永祥。孫中山以「援浙即以存粵」，遂令葉荃促張作霖合作討伐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乃派葉荃為第三軍副總司令，並派同往之楊杰為參謀長，馬崇六為警衛營長，率軍入關，與曹錕、吳佩孚決戰。同年九月奉軍攻佔九門口等地，乘勝猛撲榆關。吳佩孚見失利，調軍增援，並親往督戰。馮玉祥軍即回師北京，將曹錕軟禁，使吳佩孚進退失據，乘軍艦南遁。

直奉之戰，就此結束，並為後來之北伐鋪平道路。

直奉戰爭結束，葉荃出任國民軍馮玉祥部第一軍副軍長進駐河南鄭州，仍以楊杰為參謀長，馬崇六為警衛營長。馬崇六不久又隨葉荃赴天津迎接孫中山北上，並參加天津會議。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吳佩孚舊部李濟臣等與鎮嵩軍總司令劉鎮華進攻河南，國民軍二、三兩軍聯合大破以驍悍出名之鎮嵩軍於漳河，並乘勝追擊，攻克安陽直取開封，不久又夾擊於雍陵，鎮嵩軍潰不成軍。老將葉荃威名固鎮中原，而楊杰及馬崇六亦大展才華立功受獎。河南大捷後，葉荃奉調回廣東，楊杰出任河南善後督辦兼軍事訓練處長，馬氏任軍訓處工兵科長。

一九二六年馬崇六回廣東，出任第六軍工兵指揮官，到任後，成立兩個兵工廠，以保山張元養、騰衝明紹武分任營長。後調任第六軍第五十一團長以奚李元(即周保中)為團副。以練兵有方，作戰勇猛，北伐時首先攻下南京，攻克滬、杭亦有功勞。一九二七年調升第六軍少將參謀長

一九二八年調江右軍總部少將處長，時年方二十有五，可謂少年得志。

一九二九年軍事委員會設置各兵種專科學校，及「典範令」編纂委員會，馬崇六調任計畫委員及江南五省公路建設委員會委員，負責中國交通建設工作。在此期間，軍委會組成以德顧問為核心之陸軍教導隊，馬氏調任隊長，其任務為召集各部隊中下級軍官受德式教育。稍後又受命兼任教育長及步兵操典編纂召集人。即以

德式操典為基礎，參照日本和其他國家之操典，而以中國國情衡量，編纂成中國第一部陸軍「步兵操典」、「築城教範」、「陣中勤務令」等陸軍制式教材。

軍委會及軍政部為整頓陸軍各兵種，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召集各部隊各兵種上校以上軍官舉行選拔考試，馬崇六名列第一，任命為全國工兵整頓處處長兼獨立工兵第一團少將團長。

抗戰軍興，軍委會為加強各戰區之防禦工事，馬崇六出任全國中將工兵總指揮。雖將所轄七個工兵團分至各戰區，擔任總指揮後仍不計辛勞往返督導。

至一九三九年後我國大片土地淪入敵手，日軍攻向英、法殖民地之緬甸、越南

後，我雲南由後方變為前方，大批國軍調入雲南。軍委會在昆明設置委員長行營，

派龍雲兼主任。同時設委員長駐滇參謀團，任軍令部次長林蔚兼團長，馬崇六兼副團長，蕭毅肅任參謀長，實際指揮在滇國軍。馬崇六後續任昆明行營國防工程處中將處長、交通總指揮、城塞局長及軍政部駐滇辦事處主任、負責接收美國支援軍用物資，兼事中央與地方之協調。

一九四二年日軍攻陷畹町，突進雲南怒江西岸，守軍單薄，敵軍有長驅直入之勢，適值馬崇六視察到該地，乃當機立斷，下令工兵將惠通橋炸毀，日兵只能用橡皮艇搖渡，馬崇六指揮官兵加強戰力，予以阻止，而為宋希濂部隊所消滅，保住保山，使日軍直下昆明之計，不能得逞。

馬崇六在中國遠征軍反攻前，預為籌劃，準備渡河舟筏，選擇渡河時機，並親臨現場指揮，直到抗戰結束，完成任務，始離滇境。政府還都南京，召開勝利後第一次軍事會議，馬崇六以勳勞卓著，獲國民政府頒發最高級之青天白日勳章，並調任國民政府中將參軍。

一九四七年行憲，馬氏在雲南當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一九四九年出任交通部

次長代理部長。當時戡亂嚴重關頭，維持戰亂中之交通，煞費苦心。戡亂失利，政府西遷重慶，馬崇六即辭職赴香港，後東渡日本定居。

抗戰勝利後馬氏即有棄武從文之志。定居日本後，以擅長書法，乃在東京設立「靜安學舍」，從事書法傳授，開始招生，就學者眾，聞日本明仁天皇為太子時，亦曾求教於馬氏。教學成績甚佳，曾出版「靜安學舍書法作品集」及「續集」，刊登之學生作品，包括真、草、隸、篆各種書體，蔚為大觀，中華文化亦藉此宏揚。

馬崇六雖僑居異邦，對祖國之文化建設、經濟發展和政改均極關心，為瞭解大陸之實際狀況曾於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年，率領靜安學舍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並在北京舉行筆會，著名書畫家周懷民等數十人均親往參加，對中日文化交流開啓新頁。此舉亦深受中共高層之重視，時總理周恩來臥病，委託鄧小平副總理代為接見。茲後有重大紀念如民國七十年、八十年之辛亥革命紀念會受邀亦曾親往，藉機提供興革意見。

馬崇六兄弟姐妹有六人，在兄弟中居長。二弟馬崇光，肄業南開大學早逝。三

弟馬崇周，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曾任交通部技正，雲南開文墾殖局長。四弟馬崇寬，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曾任稅務局長等職，對台灣財稅多所貢獻。公餘之暇，主持旅台同鄉會務，受惠者眾。姐馬崇憲昆明女師畢業適沈。幼妹馬崇惠，蘇州美專畢業適袁。

馬崇六於一九二一年與昆明望族之女張馨若結褵相親相愛，張氏夫人於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逝世，即獨居未娶。

張夫人育有二男一女：長子馬天，英國航空學校畢業，英年早逝。次子馬元，美國辛西拉提大學及密西根大學碩士，在美經商。女兒馬瑛日本國立美術大學畢業，適李中傑博士。

馬崇六對國家忠誠，勞怨不辭，南北奔波不遺餘力；而對人重然諾，有求必應，公餘亦少休息；但養生有道，身體健康，腦筋清新，到老工作如常。

民國八十七（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在東京寓所溘然而逝，享年九十有六。噩耗驚傳，識者無不悲痛。

我與馬氏均曾同服務中央政府，同在南京重慶，但部門不同，任務重輕有別。正式接觸，始於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時

組旅京雲南同鄉會，馬氏以熱心服務，膺選為總幹事主持會務，我任副總幹事，惜因工作壓力，服務時少，重擔全為馬氏肩之。一九四九年政府遷廣州，馬氏出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務。八月政府決西遷重慶，我向財政部自請遣散來台；但往台之船，不敷因應，一票難求。迫不得已求援馬氏，曾袒誠交換對時局意見，力陳苦衷，承蒙設法，一家五口得乘末班秋瑾輪駛離廣東，與同至台灣，心感一生！（申慶璧撰）

龐炳勳（一八七九—一九六三）

國軍陸軍中將

河北省政府主席

新編第一路軍總司令

借債賠光被關鐘內

龐炳勳，陸軍中將，曾任陸軍第三軍團軍團長、河北省政府主席、第廿四集團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四十軍軍長、新編第一路軍總司令。

龐炳勳，字更陳，河北新河人，一八

七九年（光緒五年）九月十一日生。據說他幼時家貧，遂向鄰里借錢經商，惜因運勢不佳，竟將資本賠得盡光，債主爲了討回借款，把他扣在廟宇裡的金鐘以內，等於把他禁閉起來，他透過鐘聲向債主說：「你們扣我的目的是爲什麼？還不是爲了討回借款，可是你們把我禁閉在金鐘以內，難道就會討到借款嗎？你們要想討到借款，必須把我放出來，然後我才有籌款的機會。再還給你們，對不對？」

債主們聽到龐炳勳的懇求之後，認爲有理，就合力將金鐘移轉開來，他才回復了自由之身。

自費投軍史無前例

一九〇〇年，龐炳勳廿一歲，目睹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導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滿清政府屈服，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國勢岌岌，他即到保定求學，期望了解新學，救亡圖存。

龐炳勳在保定一所教會裡習法文，不久，感到舞文弄墨，不足以救國家，決意從軍報國，經友人介紹，到張蔚齋的第三鎮服役。當時，兵額滿員，但他自願自備服裝口糧入伍，張統領佩其壯志堅心，破

例准以「備補兵」，創中國陸軍史上自費服役的先例。後來他入隨營學堂學習，因其思想愛國革新，個性豪邁，膽略出群，辦事厚重沉著，老練精明，深為當時任教官的老同盟會會員孫岳賞識，介紹加入同盟會。隨營學堂畢業後，他又以預備軍官的資格考入東北測量學校，旋任測量官。

一九二〇年，直皖戰爭爆發，孫岳奉孫中山先生之命打入直系，密謀發展，先在保定編練直隸義勇保衛團，邀徐永昌任營長，龐炳勳為隊長。次年七月，保衛團改編為陸軍第十五混成旅，孫岳任旅長兼大名鎮守使，調龐炳勳任副官長兼騎兵營營長，駐防冀南。當時冀魯邊區，匪患猖獗，龐炳勳兼任八縣剿匪總指揮，經其剿撫兼施，匪患遂平。剿匪時，他深入巢穴，腿部受傷骨折，幾經治療，不良於行，人皆呼他「龐瘸子」，而很少知其名。

一九二三年初，龐炳勳升任旅參謀長，四月，又升任陸軍步兵上校。一九二四年，北方倒曹錕反吳佩孚的氣氛高漲，時任京畿警備副司令兼北京戒嚴司令的孫岳，乘第二次直奉戰爭激烈進行之時，直軍大部調赴前線，後方空虛之際，與馮玉祥、胡景翼等配合發動首都革命，通電主和

停戰，所部改稱國民軍。

次年，國民軍大量擴編，孫部擴編成一個師和五個混成旅，龐炳勳任暫編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與何遂、徐永昌、劉廷森、王允恭等同為孫岳部的主要幹部。年底，晉升為陸軍少將。

發動首都革命時，龐炳勳策劃甚力，成軍伊始，又向孫岳提議成立軍事教導團學生隊，招收知識青年，或考選軍中優秀士兵學習，以培養建軍的幹部，這為他日後建軍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發明「電槍」敵軍難擋

一九二五年冬，奉直聯軍與國民軍第一軍在京津地區交戰，國民第三軍孫岳部由陝西出援河北，大敗奉軍李景林部，佔領天津，一九二六年二月，龐炳勳出任天津鎮守使，後來奉軍與直魯聯軍反攻，馮玉祥通電下野，孫岳臥病不起，國民第三軍軍長由徐永昌代理，隨第一軍西撤，龐炳勳率部南下入豫，歸入靳之鸞部任師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靳被吳佩孚解除「討賊」聯軍副司令職務，次年二月，靳起兵抗奉，自稱河南保衛軍總司令，任龐炳勳為保衛軍第九軍軍長，秦德純為保衛軍

第一軍軍長。同年三月，抗奉失敗，靳派代表與由潼關出陝的馮玉祥聯繫。五月，馮玉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與北伐軍一起將奉軍逐出河南。龐部與原國民三軍第十六混成旅袁任杰部合編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為五軍，龐炳勳任軍長，歸唐生智指揮。

一九二七年秋，寧漢分裂，武漢的部隊，要打南京，龐炳勳不願戰爭，把部隊歸於馮玉祥，在河南歸德改編為第廿軍，龐任軍長，隸屬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受鹿鐘麟指揮。

同年十月，革命軍攻徐州，龐軍在杞縣肖河鋪附近發起攻擊，因缺乏槍枝彈藥，不少連的士兵有槍者只半數，故另配「電槍」數十枝，以壯軍威。所謂「電槍」是一種竹制長矛，竿漆黑色，裝有鋒利尖刀，迎戰時，衝鋒肉搏，遠比刺刀得力，大呼「電槍」，實際無電，但敵人駭怕，不敢招架，而戰士則越戰越勇。在睢縣西之榆廂鋪之戰中，龐軍深夜偷襲敵人，奪得武器彈藥甚多，還出敵不意地空手占領敵人炮兵陣地，又奪獲大炮兩門，掉頭向敵人轟擊，其軍作戰之勇敢，可見一斑。到了十一月，直魯聯軍捲土重來，馮

軍第二集團軍採後退決戰戰法，誘敵西進，準備兩翼圍殲。下旬，龐軍在反攻中，占領商邱城，守軍張敬堯部繳械投降，龐部譚師正準備出城追擊，被鄰近的韓復榘軍謝會三旅阻擋，謝用機槍把守城門，不准譚師官兵出入，更不准所獲武器出城。龐令譚師長親往交涉，未成，轉向鹿總指揮請示，鹿即告韓要顧全大局，准譚師攻入商邱的官兵每人攜走一件武器，龐軍乘機將所獲武器彈藥，由城墻拋出，龐軍得此補充，實力大增。

一九二八年四月，奉軍越過漳河進攻彰德（安陽），與第二集團軍展開主力戰。龐軍在平漢鐵路以西，與奉軍戡翼翹部激戰於曲溝以北，龐認爲勝利在此一舉，親臨前線余遠彰團督戰指揮，在反攻中，敵炮火猛烈，身邊參謀和護衛非死即傷，龐頭部受傷鮮血涔涔，終於與友軍協力戰鬥，迫奉軍全面退卻。

同年春，豫北天門會受奉軍策動，惑眾作亂，阻撓北伐，革命軍派龐軍經水冶鎮進剿。天門會號稱神明降凡附體，刀槍不入。接火時，其高級頭目都身著黃馬褂，用古老陣法作戰，會眾不顧生死，瘋狂向前，一度形成混戰。龐氏認爲會眾雖凶

，係烏合之眾，乃下令集中火力猛轟，符咒不靈，紛紛傷亡潰散，直追至林縣太行山巔的「小西天」，搗毀老巢，匪患始平。龐又召集鄉紳，安撫民眾，對脅從者不准殺戮，使之自新，軍隊修路植樹，爲民興利。這爲抗戰時，龐軍回駐該地，以林縣爲中心，堅持游擊達四年之久奠定了群眾基礎。

北伐軍會師徐州後，由考城過黃河北進，駐節湯陰，原國民三軍梁壽愷部改編爲第一軍，馮玉祥派韓占元任軍長，又派葛雲龍接受龐的第廿軍軍長，鹿鐘麟未接受葛任職。五月，孫岳病逝。至此，國民三軍僅存龐軍一脈。

北伐完成後，全國軍隊整編，龐部縮編爲暫編第十四師，龐決心全力整訓，起用青年將校，營團幹部多爲廿餘歲的青年，又派幹部參觀張自忠的第廿五師，並到其軍官學校裡接受教育訓練，以補自己之短，龐部頓時朝氣勃勃。

中原戰後歸附中央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令魯豫駐軍撤向陝州以西，準備反抗蔣中正，龐軍進抵鞏縣及孝義附近。在洛

陽的韓復榘以陝中大旱缺糧，軍食困難爲由，圖離馮投蔣，壓迫龐氏一起行動。原來龐駐歸德時，遭直魯聯軍徐源泉、褚玉璞等十餘萬人大舉進攻，鹿鐘麟率楊虎城、龐炳勳、王金韜、常好仁、呂秀文等部五萬人在楊集與馬牧集一帶對抗。戰鬥非常激烈，鹿軍日漸不支，龐、楊退向安徽穎亳。受人煽惑，認爲「馮某人不把基本部隊調上去」，「是存心要犧牲我們雜牌部隊。」故楊、龐曾和蔣中正接洽過。這時，龐深感全國由於軍隊編遣所引起的時局混亂，真相不明，後果難測，未敢輕舉妄動，韓復榘立即揮兵東進，用武力解決龐部，在黑石關被龐軍痛擊，損傷極大。

馮又派孫良誠沿隴海線尾追韓軍，韓向鄭州、開封撤退。事後，韓曾向人坦說：「龐炳勳真厲害。差一點叫我陰溝裡翻了船。」

一九二九年十月，馮玉祥揮軍抗蔣，宋哲元爲總司令，孫良誠副之，分八路進發。龐炳勳爲第六路總指揮，由渭南前進；孫良誠部由陝州前進，直取鄭州。孫、龐合力轉戰於隴海線洛陽一帶，未達目的。

一九三〇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發

動抗蔣戰爭，西北軍編爲第二方面軍，鹿鐘麟任總司令。龐軍於隴海線以南展開，向徐州追擊。戰至九月，張學良發出巧電，奉軍併入中央，閻馮抗蔣失敗。

中原大戰後，馮的第二集團軍解體，龐部渡河撤入山西，接受中央改編，編爲陸軍步兵第一師龐任師長，一九三一年夏，又改任陸軍第卅九師師長，後來升任陸軍第四十軍軍長，移駐河北河間。一九三二年春，兼任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理事，理事長爲張學良。八月，成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兼任委員。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龐初屬于學忠的第一軍團，後升任第十軍團總指揮，兼任察哈爾省政府委員。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龐與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呂秀文等華北將領聯名致電全國，呼籲團結禦侮，誓雪國恥，在內戰漩渦中打轉的龐炳勳，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表示了抵抗日軍的決心。長城之役，他與日寇戰於仙安、薊縣，尤以馬蘭石門之役，給日軍迎頭痛擊。

一九三五年四月，龐炳勳晉任陸軍中將，十一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

監察委員。一九三七年一月，任第四預備軍總司令。七七事變，全民動員抗戰，龐率軍自晉南運城經同蒲、正太鐵路，急趨天津以南滄縣應戰，九月十日，日軍磯谷第十師團沿津浦線南下，突破馬廠陣地，直攻滄縣。是日申刻，宋哲元的五十九軍正向娘娘河南岸撤退，龐之卅九師在姚官屯東西之線占領陣地，掩護宋軍。當時連日陰雨，平地變澤國，敵用武裝汽艇向我軍側背繞襲，龐部左翼陣地被突破，龐親率特務工兵兩營迎敵，日軍受挫，終因鐵路附近之陣地被突破，乃全線撤退，滄縣亦告失守。

力拼日軍坂垣師團

一九三八年一月，徐州會戰前夕，日軍陸戰隊及由華北調來之坂垣第五師團在青島相繼登陸。三月，坂垣師團進迫臨沂，形勢十分危急。臨沂是魯南重鎮，兵家必爭之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就近抽調在連雲港任海防的第三軍團龐炳勳部馳往臨沂，固守縣城，堵截敵人前進。龐已年逾花甲，雖是軍團長，所部只有五個步兵團。但李宗仁認爲他久歷戎行，經驗豐富，平時能與士卒共甘苦，廉節愛民，

更爲時人所稱道。他實力雖小，其子弟兵卻是有生死與共的風義。如被敵所俘或被友軍收編的，一有機會，都能潛返歸隊。龐炳勳應召即來徐州，李宗仁因其年長資深，優禮以待，推心置腹，龐十分感動，說：「長官德威並重，我們當部屬的，能在長官之下，爲國效力，天日在上，萬死不辭，長官請放心，我這次一定同敵人拼到底。」

龐軍遵令到達後，步步爲營，消耗敵人戰力，迫使敵人逐次使用不足兵力，予以各個擊破。二月下旬，雙方攻防激烈，敵以優勢兵力，並附以山炮一團，騎兵一旅，向龐軍猛撲，戰區參謀長徐祖貽主張軍團部南移廿餘里，龐堅決不許，聲稱如果龐某臨危後退，前方士氣動搖，臨沂城難保了。決心背城死守。當時，軍民敵愾同仇，戰地群眾自動捐獻勞軍，舉凡雞鴨魚肉以及蘿蔔、大葱、饅頭、煎餅，還有鄉下老婆婆手提雞蛋送來勞軍，日以繼夜，迎接不暇。日軍攻撲數晝夜，未能越雷池一步。日軍頭坂垣認有失顏面，督戰區司令部急調張自忠的第五十九軍馳援臨沂。三月十三日與龐部聯合發起攻擊，激

戰七晝夜，坂垣師團倉皇後撤九十里，縮入莒城，此即臨沂大捷，此戰打亂了日軍部署，帶來了抗戰史上最著名的台兒莊大捷。

台兒莊會戰後，龐部撤至蘇北沛縣微山湖防守。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日軍對徐州形成大包圍。統帥部決定令參戰部隊作戰略轉移，龐軍奉命西撤，五月十二日夜，在敬安集以西燕鸞與豐縣南下的日軍遭遇，龐的軍團部乘馬突圍，破曉改乘汽車，暮色時分，誤入敵營，司機急剎停車，欲舉槍射擊，龐急忙制止，下令掉頭奔馳，被敵人發現，緊追射擊，隨從人員傷亡三人，龐炳勳幸而安然脫險，他遇險不驚，傳為軍中佳話。

協調豫西別廷芳部

徐州突圍後，龐炳勳的四十軍撤到河南偃城、西平一帶整訓，整訓期間發生一段插曲，就是協調豫西抗日實力人物別廷芳與中央的關係。

別廷芳領導的豫西南十三縣自治區，影響中央政令，甚至於有獨立王國的傾向。駐紮南陽的龐炳勳，奉命解決別廷芳及其重要部屬，龐奉令後，並沒有採取軍事

手段，暗中仔細觀察別廷芳的所作所爲，經過長期的觀察與調查，發現別廷芳並非土匪惡霸，相反的，治理豫西南部很有成就，官吏清廉，居民夜不閉戶，另外別廷芳所訓練的地方團隊勇猛善戰，他認爲，如果將這麼優良的地方軍政人物以不當手段予以解決了，並非國家之福。遂電請中央收回成命，始保住豫西南一支堅強的抗日力量。

一九三九年春，龐部渡過黃泛區，進入晉東南，依大別山進行游擊戰。六月，日軍陷長治、佔晉城。戰區長官部令龐軍協助廿七軍展開晉城外圍作戰，破壞交通，截敵輜重，攻擊據點殲滅其警哨，卒光復晉城。

一九四〇年，龐升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轄第四十軍、廿軍、新五軍各部，迅速發展黃河以北太行山區。不久，他又接鹿鐘麟任何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司令、河北省黨部主委。他在河北敵後，爲了發展黨務，推行政令，在太行山區先後舉辦了黨務幹部訓練班四期，訓練各區縣幹部，每期開學，龐炳勳都出席講話，說最重要的一句話，是蔣百里先生的名言：「千言萬語，並作一句，中國是有辦法

的」。

處死親信禁食三日

龐炳勳治軍嚴格，恩怨分明。有一次，他派遣隨他十八年的貼心上尉副官到洛陽領槍械，在歸途中取道孟縣，將一挺輕機槍賣給地方游擊部隊，由情報人員報告他，龐遂交軍法處理，軍法處經審訊後，按照軍法，應處死刑，當軍法處長將審訊結果呈給他，龐問軍法處長孫鳳鳴，可否免於死罪？孫處長回答說：「可以，不過以後很難維繫本軍的軍紀了。」龐聽到孫處長的答覆之後，即批示執行死刑。事後龐將軍懷念舊屬，禁食三日。這是龐將軍治軍嚴格的實例。

一九四一年十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進攻東南亞，再次發生長沙會戰，同時進攻鄭州，以牽制我軍南下增援。爲了配合中原作戰，龐軍奉命破壞平漢鐵路，阻止敵人轉用南進。當時日軍對鐵路兩側，防範極嚴，碉堡林立，路的西側，還挖掘深寬兩丈餘的封鎖壕一條，嚴禁我軍民活動。龐令馬法五設法研究突破對策，提出「切坡、填土、人梯、攀登、架橋」五種辦法，使平漢路嚴重受阻。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軍又集兵三萬餘人，飛機數十架，分六路向太行山區我軍發起大規模掃蕩戰，龐炳勳部針對敵之分散布置，用靈活進剿之策略，「決戰防禦」迎敵，以機動堅決的行動各個擊破。在敵人猛烈進攻下，林縣、陵川、臨淇東姚集各據點一度被攻陷，龐軍一〇六師李振清部在火燒庄天主教堂等處構築工事，縱深配備，待敵兵力分散，乃用有利地形，在山區人民協助下，逐次轉向攻勢，經戰一月，敵因首尾被擊，交通不便，補給不易，勢呈崩潰，敗退山西，據點相繼收復。是役共計斃敵六千餘人，獲戰利品甚多，是為太行山區第一次戰鬥。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日軍調集第卅五、卅六等三個師團的兵力，配以飛機大炮諸兵種，約五萬人，由華北方面總司令岡村寧次親至新鄉指揮，向太行山區全面侵犯。

廿二日占領林縣、臨淇。龐軍為避敵包圍，主力向外轉移，結果造成局部混戰。廿六日，集團軍總部被包圍，龐與所部沖散。廿八日，最後據點奪火鎮失陷。卅日，李振清師所守之東姚集也被迫放棄。龐炳勳因兵敗只身避居臨淇西之東峽腦，

五月六日為日軍搜山所獲，脅往新鄉。當龐部被日軍打垮，電蔣中正請示「如何自處」時，蔣指示「委曲求全」。五月十四日，龐炳勳與其部屬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

被俘投敵卻非漢奸

龐炳勳在日軍脅迫下，當過汪偽軍的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開封綏靖區主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胡宗南派遣一名少將，到開封接收，在交接儀式中，那位少將趾高氣揚地指著龐部說：「你們這些漢奸，今天應該接受政府的處罰」等語，在司令台上的龐炳勳聽到後，遂即聲淚俱下地還以顏色說：「剛才聽到少將的指責，個人非常氣憤，我龐炳勳雖然被迫投敵，蔣委員長和全國同胞是會體諒的。各位都知道，在兩年的偽軍生活中，暗地掩護了多少政府的情報人員，運送了多少淪陷區知識青年到後方去」，然後對那位盛氣凌人的少將說：「當我在台兒莊及臨沂用我們的血肉之軀與敵人硬拼的時候，你在那裡？當我們在太行山上殲滅敵人的時候，你又在那裡？」使那位少將面紅耳赤，十分尷尬。

共軍伏擊部隊潰散

抗戰勝利後，龐炳勳獲蔣委員長諒解，派為淪陷區接收先遣軍第一路總司令，率四十軍與高樹勳部沿平漢線北上，接收平津，第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先抵北平，處理接收事宜，馬法五及高樹勳率部徒步北上。部隊到達漳河以北，受到共軍劉伯承部的截擊，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及副軍長劉世榮被俘，所屬官兵在倉皇失措下，紛紛潰散，友軍高樹勳部已向劉伯承投降。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剎那間宣告土崩瓦解，祇有二〇六師師長李振清率部衝出重圍，回到安陽。當時中央發表李振清升任四十軍軍長，但因兵員缺額太多。李振清遂親往開封晉謁龐炳勳，請示機宜。龐遂將新編第一路軍兩萬餘人，交給李振清帶到安陽，從此四十軍在短期整訓之後，又變成一支勁旅了。龐炳勳息影鄭州，頤養天年。

一九四八年夏季，內戰逐漸失利時，蔣中正欲借重龐炳勳在華北的威望，請其披掛再戰，龐以年老力衰力辭。遂移居台北，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病逝，享年八十五歲。（張明文撰）

劉安祺（一九〇三—一九九五）

金門防衛司令

陸軍總司令

三軍大學校長

國防研究院副主任

考入黃埔戰火洗鍊

劉安祺陸軍一級上將，曾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行政長官，執行青島撤退，來台後任台灣中區防衛司令、金門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國防研究院副主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及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

劉安祺字壽如，山東嶧縣人，一九〇三（清光緒廿九年）五月十五日生於嶧縣故居，家中薄有恆產，其父劉聿修，曾讀詩書，治家有成，家業益豐。育有兩子，長即劉安祺，其弟劉安愚，來台後曾任國立師範大學教授及師大附中校長，為早期著名的教育家。

劉安祺七歲啓蒙，隨其故鄉的舉人孫茂居讀四書五經及古文辭。一九二〇年畢業於韓莊高等小學，旋即考入私立陰山中

學，因軍閥混戰，華北騷亂，遂轉入徐州中學就讀。在校獲老師孫樹成欣賞，授以三民主義及革命理論，遂有從軍報國之志。當時黃埔軍校創辦人蔣中正委陳果夫在上海招考新生，劉安祺赴上海應考。獲選後，南下廣州進入黃埔研習軍事，為其一生輝煌動業的開始。

劉安祺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進入黃埔，年廿一歲，為第三期生，專習步科。那時廣東的局勢如同華中、華北，軍閥時相攻伐，黃埔軍校四周佈滿反革命勢力，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陳炯明領有東江及惠州，內有共黨分子煽動分化，藉口兩黨合作，擴大其勢力。因此危機四伏，全賴國父孫中山先生及校長蔣中正內外肆應，始穩住局面，黃埔學生始能接受訓練。當時黃埔的處境困難，經費短絀，下個月的伙食費前一個月還籌不到，全靠黨代表廖仲愷向僑胞、海外企業家及廣州地方政府同情國民黨的地方官員伸手，募款支持，因而軍校官生生活清苦，如無廖仲愷，簡直就撐不下去。

劉安祺在黃埔學習，除校長是蔣中正外，另外教育長王柏齡少將，總教官何應欽，軍事教官多出身保定軍校或日本士官

，政治教官也是一時之選，著名人物有：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惲代英、高語罕、鄧演達等，惲代英、高語罕、鄧演達三人為共產黨，不過當時並未暴露身分。青年學生劉安祺敬仰的人物是校長蔣中正、黨代表廖仲愷和入伍生連長王根僧中校。陳東夫、立夫兄弟，也在黃埔軍校，僅是機要秘書工作，並不引人注意。學生總隊長嚴重（字立三）也受劉安祺敬佩，嚴重是保定軍校畢業，與王柏齡、鄧演達同列黃埔三傑。嚴重是位傑出的將軍，自奉儉約，與學生同吃同住，帶學生如兄弟，可惜後來同情共產黨，以致分道揚鑣。

欽仰校長無私精神

劉安祺在黃埔的學習生活，只有讀書、磨練、戰鬥，戰技磨練就在第一線戰場，校後八百公尺處就是「上課」的地方，所以第三期的戰技訓練，是真刀真槍磨練出來的。在黃埔軍校一年，劉安祺參加了兩次東征，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討伐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當時楊、劉都是軍長，黃埔學生在黃埔島搭民船過海由獵德石牌登陸，遭楊、劉的機關槍掃射。學生軍連隊的槍械不足，沒有機槍，僅有七九步槍

，全憑血肉之軀拼命，對抗楊、劉。由於裝備太差，學生連死傷慘重，劉安祺身穿的雨衣也中了兩彈，生死一線之間，幸未受傷。星相預言家說他長相厚重篤實，會逢凶化吉，給他很大的鼓勵。當時黃埔軍校學生軍士氣高昂，矢志要拿下廣州，拼死衝鋒，僅半天的戰鬥，即於中午十二時攻下廣州，把敵軍解決了。

第二次是東征惠州，對付陳炯明，雙方軍力裝備約略相當，學生軍賴蘇俄顧問協助，配備有馬克沁機槍和七六二步槍，東江一戰，底定戰局，陳炯明垮台，學生軍回到黃埔就舉行畢業典禮了。

劉安祺畢業後派到教導師當見習排長，受盡老官、老兵的窩囊氣，爲了爭口氣，他常在別人睡覺時，練習操槍、臥倒等動作，預習在白天帶兵操練時的示範動作，務必合乎標準，免得被人輕視。兩個半月後，劉安祺被派去當機槍連長，他一再懇求先當排長，獲得長官允准後，他挑燈夜練，練好拆解裝填等基本要領，準備好操作動作和射擊程序，翌日才敢擺開陣勢向官兵示範。

劉安祺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在黃埔加入中國國民黨，介紹人是孫樹成和王

根僧，孫樹成是黃埔一期畢業，先當區隊長，後當隊長。

當時黃埔遵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學生分爲兩派，一派是青年軍人聯合會，一派是孫文主義學會，劉安祺屬孫文主義學會，青年軍人聯合會傾向共產黨，孫文主義學會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國共鬥爭在當年就展開了。在軍校任職的俄國教官，多教軍事課，有幾個教政治課，他們在上課時要經過翻譯。

校長蔣中正與學生非常親近，有一「作之親、作之師」的味道，經常個別召見或集體談話。夜晚會到學生寢室好幾次，爲學生蓋被子，因此黃埔學生特別崇拜校長，劉安祺便是忠實愛戴蔣校長的學生之一，他下部隊帶兵矢勤矢勇竭智盡忠，戰勝敵寇，不願丟校長的人。

外界傳說蔣中正注重扶植黃埔學生，是因當時何應欽輕視黃埔學生只重視日本士官及貴州同鄉，保定八期出身的陳誠只肯重用和他保定八期畢業的同期同學，兩人似在培植自己的勢力，也許何、陳心理沒有此念頭，但蔣中正爲了平衡何、陳的勢力，只好培植黃埔學生。

上海抗日表現英勇

一九二六年五月，革命軍北閩，劉安祺屬東路軍第三團第七連的連長，總指揮爲何應欽，於松口戰役，何應欽採迂迴戰術，派出所有的精銳由敵後包抄，於福建永定縣大破孫傳芳的福建都督周蔭人部，使其潰不成軍。此役爲北伐戰史上最成功的用兵策略。當時劉安祺率全連勇往直前，屢挫敵鋒，深獲長官所愛重，東路軍將士用命，一路勢如破竹，下福建，定浙江，越淞滬，克南京，爲底定江南的一支勁旅，劉安祺爲其中的一員，與有榮焉。

一九二七年八月，國民黨內鬥轉劇，形成寧漢分裂，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爲促成寧漢合作，宣告引退。北洋孫傳芳部捲土重來，以強勢軍力，乘大霧瀾漫，偷渡長江，攻擊南京近郊棲霞山及龍潭一帶北伐軍江防，與北伐軍第一軍、第七軍發生激戰。當時劉安祺任第一軍第五十八團特攻隊長，率隊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屢立奇功。賴全體將士用命，擊潰孫部，造成龍潭大捷，殲滅孫部渡江的七萬之眾。戰後，劉安祺因戰功升任五十八團第二營營長。尤其在戰鬥中勇救代團長桂永清，

受傷不退，為總司令蔣中正嘉讚，調為警衛團第二營營長，拱衛中樞。

其後中原大戰，西征叛將唐生智及桂系，劉安祺部均為戰鬥主力，臨陣勇毅，迭創佳績，積功擢升為上校團長。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抗日事件，劉安祺隨部馳援，浴血奮戰，挫敵兇鋒。戰後，升任上校團長，隨即奉調江西剿共，於平定閩變立下戰功，升任少將旅長。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軍興，是年八月十三日，我軍與日寇展開淞滬會戰，劉安祺奉令率二六一旅參戰，於江灣、廟行一帶陣地，搏鬥衝殺，使日寇膽落。相持至十月，我軍戰鬥精神普獲國際讚譽。不久，劉安祺調升六十一師少將副師長兼代師長。旋即奉令北渡長江，支援開封、蘭封之戰，重創日軍，調升八十七師師長。旋即應胡宗南將軍之邀，任西安陸軍官校七分校第二總隊長，培訓軍中基層幹部。六個月後，再回任師長，率部鎮守潼關及風陵渡，阻遏日軍西進，不久升任第五十七軍軍長，對抗自洛陽、鄭州西犯靈寶的日軍，血戰五晝夜，卒將來犯日軍擊退。

抗戰後期，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但仍

侵擾我貴州獨山、都勻等地，來勢洶洶，貴陽及重慶均受震盪。當時，劉安祺在西安，奉令率軍出征雲南，空運至霑益，支援湯恩伯作戰，行動迅速，大出敵人意料。貴州局勢因劉部抵達而漸趨穩定。此時，蔣中正委員長組織「十萬青年十萬軍」，劉安祺被遴選為第二〇六師師長，訓練新軍，卓著績效，乃升任第六軍軍長。

孫立人不如張學良

劉安祺認蔣中正用人無私，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都曾獲重用，信任之專，無人能比。孫立人是劉安祺多年的長官，一九三二年劉安祺當警衛團團長時，孫立人是委員長侍衛總隊副總隊長。抗戰時孫立人任新卅八師師長，在緬北一戰成名。抗戰勝利後被派來台練兵，又升任台灣防衛總司令、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對蔣中正十分崇拜，沒有叛志。但孫立人練兵時，自視甚高，罵政工、罵陳誠，罵蔣經國。所辦的第四軍訓練班，學員的臂章，帽徽也用新的。招致他人作為攻擊的口實，後來孫立人受到處分，應是咎由自取。

劉安祺曾說：孫立人沒有張學良的風度，有一次他應張學良之邀到張府吃飯，

張氏絕口不提西安事變，如有人提及，他只說：「我是罪人，我盲動。」始終沒有怨言，修養之高，令人折服。當時九十歲的張學良，對蔣經國推崇備至，在提到李登輝時說：「李登輝看來平平穩穩，但將來會是很厲害的。」証諸今日，劉安祺轉述張學良的話不無道理。

追隨孫立人多年，劉安祺一直是孫立人得力的部屬。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劉安祺被派往東北出任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主任，當時東北才剛收復，大批共軍佔據長春、安東、遼北、四平街一帶，到處攻擊國軍，熊式輝被派為東北行轅主任，杜聿明、孫立人是副主任，負責軍務。

劉安祺奉令代表中央訓練東北軍政幹部，當時熊式輝、杜聿明兩人各辦有行政幹部訓練班，各自為政，互不隸屬。劉安祺為了應付熊式輝、杜聿明兩「大」，花了不少腦筋，尊崇熊式輝，拉攏杜聿明，才把兩人擺平，組成統一的訓練團，並請東北抗日舊宿馬占山、萬福麟、張作相等人做指導委員，把東北訓練團辦得有聲有色，很有成效，可惜東北局勢逆轉，只好停辦。

在東北辦訓練團時，劉安祺認為重新

訓練幹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東北講武堂的學生（即偽軍、偽滿幹部），整編訓練，使成地方勁旅。劉安祺據此上了一道報告，可惜熊式輝不重視，中央也無下文，以致東北地方數十萬人在一夕之間投共，使林彪勢力一夜之間大幅擴張。東北變色後，他認為勝利之初，如能在東北大膽起用馬占山、張作相或張學良，局面將大大的不同。

東北剿共後期，四平街戰役後，劉安祺再被派去帶兵，出任第七兵團司令，率七十一軍和新一軍去支援瀋陽，當時氣候嚴寒，在零下四十二度左右，冰雪載道，寸步難行，上了戰陣連槍機都拉不開，雙方沒法打仗，士兵凍死的比陣亡的多。他已奉令，只有拼命向前，不久挺進到鐵嶺一帶，但林彪的主力已進攻到瀋陽，機動力甚強。不久林彪又回軍到巨流河、新民、彰武、通化一帶。守衛新民的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東北人，已吃足苦頭，當劉安祺率軍抵新民解圍時，王鐵漢已是兩眼發赤，疲憊不堪，原來他已有多個日夜，因軍情吃緊未能入睡。劉安祺接防後，與林彪周旋了十多天，奉令撤回巨流河整補。

在部隊整補時，劉安祺突接蔣中正命令，催促他回濟南接替山東省主席王耀武的職務，他知道濟南危急，朝不保夕，堅持不肯。蔣中正很生氣，他仍不屈服，這是他首次頂撞老校長。一九四八年底，劉安祺升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兼行政長官，駐節青島，主持魯東軍政大計。

青島撤退保住實力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渡過長江，剿共大局逆轉，劉安祺密赴溪口，晉見蔣中正總統，促膝懇談。劉安祺以局勢惡化，非保存革命實力，無法談復興之計，乃與蔣總統秘密商妥青島撤軍的計畫。

前立法院委員臧元駿說劉安祺一生沒打過敗仗，又說他命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劉安祺坦承對共軍作戰他沒吃過敗仗，他覺得共軍沒什麼可怕，只要死拼，共軍必退。他打仗的口號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所以每次對付共軍，他都有周詳的評估和策劃，一切戰況皆在掌握之中，當然不會失敗。而大陸的所以失敗，是力量分散，把守的地面太大，如同用手掌打拳頭，怎能打得贏。

一九四八年底，華北陷共，青島頓成

孤島，華北地區許多黨政軍人員和很多流亡青年學生湧入青島，再加上戍守的部隊數十萬人，都需要張羅吃住。劉安祺東挪西湊，才算把眾多馬的嘴巴安頓下來。然而更重要的工作，卻是對付共軍。

由溪口返回青島後，劉安祺與秘書長孫懋、副秘書長徐人眾及各單位主管秘書「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計畫，部署把綏靖區的人力及資源，撤離青島，運往台灣。

這時，共軍已三面圍住青島，只有海路暢通。在劉安祺的想法中，首先要向共軍展示戰力，表現出能戰敢戰的姿態，逼使共軍不敢輕舉妄動。他判斷共軍已認為青島已是他們的囊中物，於是他出其不意，出兵攻下馬山、城陽和膠縣，把許世友的渤海支隊擊潰。攻下膠縣後，即派第卅六師左旅佔領薛家島，取得制高點，這個地方不拿下來，根本無法撤退，稍為長程的炮即可射到港口。

鞏固防線後，劉安祺開始遣送人員赴台，先把著名的學者、教授、知識分子送走，再送走一批優秀的青年學生一千多人，這些學生後來有些成了名教授，名學人，如于宗先、王曾才、孫震、朱炎、李雲

漢等人都是。還有閩錫山的若干部屬，許多立委、國代、監委、連抗日名將石覺、前空軍總司令陳嘉尚都是劉安祺安排自青島出來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劉安祺親率海陸部隊，掩護十餘萬軍民及大批物資撤出青島，帆檣如林，舳艫千里，有計畫的撤退來台，行前發表「告全體官兵書」、「告青島市民書」，博得魯青民眾一致感謝。

據說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於濟南城陷後化裝逃往青島，因中途上廁所要人遞草紙被識破成了俘虜，否則也要勞動劉安祺。還有中央銀行青島分行的許多庫存黃金、白銀，和中紡公司庫存的綿紡，也都被運了出來，這些棉紗、金銀，後來在穩定台灣大局，安定台灣經濟上，發揮了相當大的潛力。

土包子訪美開洋董

一九四九年六月，劉安祺率轉進船團抵達基隆港，未及稍事休息，旋奉令馳赴海南島，把滯留海南約五個師的部隊撤來台灣。一九五〇年二月，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要求東南長官公署任命劉安祺為舟山指

揮所副主任，他因風塵未歇沒有到任。同年五月，奉令出任台灣中部防衛區司令，指揮四個軍。一九五二年調圓山訓練團高級班第三期受訓，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當時在圓山訓練團任政治教官，因此相識，以後他每次遇到王教授，都恭敬的尊稱老師，可見其尊師重道的一般。他任職中部防守區司令時，轄區內六個官派的縣市長也歸他管，他每月召開協調會，了解地方民情。不久，展開地方選舉，他又奉派督導，由於他對人謙和，與地方縣長、議長都建立了良好關係。一九五三年三月，他又奉令接替山東籍老師李振清擔任澎湖防衛司令，以致防守外島的將領都姓劉，劉玉章在金門，劉明奎守馬祖，劉廉一守大陳，蔣中正總統復職後用人之妙，令人大開眼界。一九五五年，蔣總統派老將胡宗南到澎湖接任防衛司令，胡宗南是劉安祺的老長官，接到命令後他嚇了一跳。當時代理參謀總長是彭孟緝，在胡宗南貴為上將時還是名上校，不便前來主持佈達。蔣總統似乎亦知此點，要劉安祺替胡宗南介紹，便算佈達，他上台，把老長官胡宗南推崇了一番，鞠躬下台，草草完成移交任務。

由澎湖回台北後，劉安祺奉令隨「星雲訪問團」訪美，所謂「星雲」乃將星如雲之意。因成員為胡宗南、胡璉、羅列、黃鎮球、沈發藻、黃杰、宋達（宋楚瑜之父）、劉玉章將軍等，某次幾位將領餐敘，大家講完劉玉章的笑話故事後，有人問劉安祺說：「您同訪問團在美官式拜會完畢，自由活動時，有人陪您到某大飯店，飯店侍者，不歡迎您進入，陪同人員說您是中華民國來的貴賓，飯店侍者說：中華民國的黑人我們也不歡迎（因劉的面孔皮膚較黑，形相好似黑人）請問有無其事？」劉安祺輕鬆幽默的笑說：「當時他不懂英文，等於土包子開了一次洋董」。顯示毫不介意。

自美回國後，劉安祺奉派為陸軍預備部隊訓練司令，為預訓部的第一任長官，接任後成立了十二個訓練中心，開始訓練新兵。訓練中心的指揮官都是當過團長的，像宋心濂、陳守山當時都是上校指揮官。後來他又在台中開辦成功嶺，訓練大專預備軍官，邱創煥、吳伯雄等都是受過訓練的預官。一九五七年，劉安祺接任第二軍團司令，駐節鳳山五塊厝的大武營，下轄三個軍。蔣總統交給他一個額外的任務，

就是照顧被幽禁的張學良，於是他每週要到高雄壽山下的張府，陪張學良談天說地，嘻嘻哈哈，因而建立了深厚的私誼，時相往還。

金門炮戰臨危受命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金門爆發炮戰，司令官胡璉打得辛苦，副司令吉星文

、趙家驥和章傑都犧牲了。胡璉患有眼疾，要求回台治療，當時炮戰正熾，原本要派石覺，石覺以健康關係懇辭，陳誠推荐劉安祺，於是蔣經國星夜南下，在二軍團找到劉安祺，因為要去打仗，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所以二話不說，欣然應命，行前，他覺得無法活著回來，特別到母親墓前祭奠一番，旋即由參謀總長王叔銘陪同，飛抵金門到職，下機後立即佈達，佈達後他沒去司令部，立即帶領副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張國英，在烽煙遍地中巡視部隊，先到馬安瀾的第十師，再到陳桂華的第十七師，他每到之處，共軍的炮彈即至，好像長了眼睛，看得到司令官的行蹤。最後於夜間到達小金門的第九師，師長郝柏村滿身灰塵，疲憊不堪，劉安祺對郝柏村特別慰勉了一番。

接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保衛金門的指導綱領是「經營戰場，培養戰力，保存戰力於地下，發揚火力於地上。」同時準備蓄力攻擊，攻擊是最好的防衛，喊出口號是「殲滅敵人於半渡，銷毀敵人於灘頭，解決敵人於陣內。」

會後立即動員展開構築工事，由戰地政務委員會組訓民眾，除支援作戰，確保治安外，並協助軍工構工。另外開闢農場，增種蔬菜，由農復會協助，開始綠化金門，遍植樹木，改良景觀。在防衛工程方面，除四通八達的溝渠交通外，就是挖掘擎天峰，使成為地下指揮部，擎天峰是個花崗石山，非常堅固，當時尚無石階，挖好的石室，要爬約九十多尺的石天梯，才能到達上面。這個石峰，對台灣宛如擎天一柱，所以由劉安祺命名為擎天峰。後來蔣中正總統前來視察，非常欣賞這個石室，立即提筆寫下擎天石室四字。往後這個石室修築得直如圓山飯店華麗，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有一次看到，直誇劉安祺將軍是位建築藝術家。

違令開砲險受處分

在炮戰中，國軍部署在金門的炮，射

程太短，無法壓制共軍大炮，只有挨打的份。幸有國防部長俞大維費盡氣力要求美國，在不使美軍參戰的情況下，運送給金門大口徑，可射卅八公里的一五五哩加農炮，最後又給了廿四公分的榴彈炮，編成四個炮兵營。但美國人不讓國軍使用，怕拖累美軍。後來艾森豪訪華前夕，共軍炮火猛烈，國軍頗有傷亡，劉安祺覺得空有大炮不用，等於寶劍棄置，毅然下令開炮，這炮可以打到四十公里以外，把共軍的炮火完全壓倒下去。此舉觸怒了國防部，認為劉安祺違反規定，某參謀堅持要辦他，撤職以外，還要坐牢。最後還是俞大維對蔣總統說：「你不是常對學生們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嗎？劉安祺有什麼錯！」後來蔣中正總統到金門視察，一見到他直說「不追究！不追究！」

劉安祺到金門五天，即由中將晉升上將，由參謀總長王叔銘親自為他佩階。他自豪的說，由上尉到上將，每一次晉階都是在戰地。他於一九四四年晉階中將，停階十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升到上將，黨外雜誌說他心中不免耿耿，根本是挑撥，他從來不管這些。

一九六一年，劉安祺調離金門，升任

陸軍總司令，當總司令與在金門打仗不同，主要的任務是整軍練兵，強化戰力。於是他到任後，訂下一個總目標「汰弱留強」，汰弱不單是下層官兵，弱將也要淘汰，當時他碰到的狀況是軍官們說：「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爲什麼要我走路！」使他備受困擾，遭致許多人不諒解。但不久辦理退伍，殘病者先退，留下強壯，保持部隊戰力。

一九六五年，劉安祺陸軍總司令任滿改調三軍大學校長。這次調動，蔣總統原要他當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他以不適任幕僚爲辭，才調爲三軍大學校長，任內辦理正規班五期，招訓班一期，教學相長，使他獲益不少。一九六八年八月，三軍大學校長任滿，調爲國防研究院副主任，主任是張其昀，蔣公要他多負責。劉安祺當副主任時，國防研究院已辦了八期，他從第九期到十二期，一共擔任了四個梯次的副主任，每期調訓六十人，文職武職人員各半數，訓練了二百四十人，連同前八期（一至八期）的四百八十人共七百餘人。劉安祺出任副主任，在發表人事命令時，仍用院長蔣中正、主任張其昀的名義，劉安祺的一級上將軍銜，是在國防研究院副

主任內授與的，大概蔣總統在彌補他沒當上參謀總長的歉意。

敏於求知不恥下問

劉安祺敏於求知，不但經常向專家學者請教，也向學有專長的僚屬問難，他在國防研究院曾向一位研究所剛畢業的研究員王軍請教英文時代雜誌上一篇有關我國的評論，虛心謙和。毫無架子，兩人結成忘年之交，經常聚談，博得感念。離開國防研究院後，劉安祺如願當上一級上將戰略顧問。在中信局八年，別人問他做了些什麼事，他說「改正歸邪，不務正業」，

不過他結交了許多財經界的大人物，使他眼界大開。笑說任內「假公濟私」兩度遊歐，增加不少見聞。

一九八二年，劉安祺的老伴黃經達過世，而他也年逾八十，懇請辭去理事主席一職，回到戰略顧問崗位，每月除出席總統府的紀念月會外，日子過得悠閒自在。

劉安祺喜好運動，身體素健，一九九五年七月以微恙入榮總調治，九月九日晨在睡夢中安詳去世，高齡九十四歲。劉安祺有子女五人，均事業有成，各自婚嫁，並已育有曾孫，蘭馨桂馥，堪以告慰了。
（劉先軍撰）



喜好運動的劉安祺將軍。